

增訂

史記評林

九

特56

3

大日本教育會圖書			
五	四		二
○	四	三	九
冊	號	架	函

第三卷百四號

史記評林卷之八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高祖本紀第八

明治十九年五月七日文部省交付

茅坤曰讀高祖紀須參項羽紀兩相

按篇首書高祖追稱之地及叔

其給第則稱劉季及得沛則稱

沛公及王漢則稱漢王及劉皇

帝位則稱此太史公周意

高祖漢書音義曰諱邦張晏曰禮諡法無高以沛

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李斐曰沛小沛也劉氏隨

魏徙大梁移在豐居中陽

里子孟康曰後沛為郡豐為縣○索隱曰按高祖劉

氏劉氏隨魏徙大梁後居豐今言姓劉氏者是左

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命之氏諸侯以

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然則因生賜姓若舜生姚

墟以為姚姓封之於虞即號有虞氏是也若其後

子孫更不得賜姓即遂以虞為姓云姓虞氏今此

云姓劉氏亦其義也故姓者所以結繫百代使不

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又系本篇言姓則

在上言氏則在下故五帝本紀云禹姓姁氏契姓

子氏弃姓姬氏是也按漢改泗水為沛郡治相城

故註以沛字季索隱曰按漢書名邦字季此單云

為小沛也字亦又可疑按漢高祖長兄名伯

曾丁也平水

高祖本紀

參來官

王楙曰按唐丞相表敘劉氏所出云太公名燭字執嘉生四子伯仲邦交邦即漢高帝也馬永卿謂風俗質畧上皇無名母媪無姓此說非矣劉辰翁曰姓劉母劉固姓母媪又禿甚或隨俗所稱以見其初則曰劉媪耳

楊慎曰劉媪與神遇猶薄姬夢黃龍據腹之類理或有之若太公往視則怪其矣太公何名劉媪何姓遷皆不知而獨知其人所不能知者其夫遷之好怪也王充曰高祖在母身之時息于澤陂蛟龍在上及起楚望漢軍氣成五色將入咸陽五星聚東井天或者憎秦滅其文章欲漢興之故先受命以文為瑞也

次名仲不見別名則季亦是名也故項岱云高祖小字季即位易名邦後因諱邦不諱季所以季布猶稱父曰太公索隱曰皇甫謚云名執嘉王符云太上皇名燭與湍同音○正義曰春秋握成圖云劉媪夢母曰劉媪文穎曰幽州及赤鳥如龍戲已生執嘉母曰劉媪漢中皆謂老嫗為媪孟康曰長老尊稱也左師謂太后曰媪愛燕后賢長安君禮樂志地神曰媪媪母別名也音鳥老反○索隱曰韋昭云媪婦人長老之稱皇甫謚云媪蓋姓王氏又據春秋握成圖以為執嘉妻含始遊洛池生劉季詩含神霧亦云姓字皆非正史所出蓋無可取今近有人云母温氏貞時打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碑文其字分明作温字云母温氏貞與賈膺復徐彥伯魏奉古等執對反覆沈歎古者禮樂志云后土富媪張晏云坤為母故稱媪也○正義曰帝王世紀云漢昭靈后含始游洛池有寶雞銜赤珠出刻曰玉英吞之生高祖詩含神霧亦云含媪即昭靈后也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定使使者以梓宮招幽魂於是丹蛇在水自洗躍入梓宮其浴處有遺髮謚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歿小黃

城後於小黃立陵廟括地志云小黃故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三里顏師古云皇甫謚等妄引識記好奇騁博強為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說蓋無取焉寧有劉媪本姓實存史遷皆不詳載即理而言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斷可知矣

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索隱曰按詩含

神霧云赤龍感女媪劉季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

祖為人隆準而龍顏服虔曰準音拙應劭曰隆高也準頰權準也顏頰額也齊

人謂之頰汝南淮泗之間曰顏文穎曰準鼻也○索隱曰始皇蜂目長準蓋鼻高起文穎說是高祖感龍而生故其顏貌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似龍長頸而高鼻

正義曰河圖云帝劉季曰角戴勝斗胃龜背龍股長七尺八寸合誠圖云赤帝體為朱鳥其表龍顏多黑子按左陽也七十二黑子者赤帝七十二日之數也木火土金水各居一方一歲三百六十日四方分之各得九十日土居中央並索四季各十八日俱成七十二日故高祖七十二黑子者應火

高祖本紀

董份曰意豁如也
四字最善狀高祖

劉辰翁曰王媪武
負疑為二人故又
曰武負王媪以別
之又言此兩家愈
明高帝于媪頡頏
報矣不知此婦猶
無恙否

楊慎曰常時車駕
出則禁觀者此時
則縱民觀故曰縱
觀
按高祖觀秦帝
之言較之項羽
曰彼可取而代
也氣象自是迥
別

凌約言曰觀此文
伸縮起伏簡繁嚴
明而敘事情之法
亦具于此矣

德七十二日之徵也有一本七十日者非
也許北人呼為鷹子吳楚謂之誌誌詭也
仁而愛

人喜施正義曰喜許記意豁如也服虔曰常有大大
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為吏應劭曰為泗

水亭長正義曰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亭長主

即今之亭也亭長蓋今里長也民有訟諍吏留平

辨得成其政括地志云泗水亭在徐州沛縣東一

百步有高祖廟也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

媪武負貫酒韋昭曰貫賂也貫音世又時夜反廣

貫陽縣漢書功臣表貫陽侯劉醉臥武負王媪見

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如淳

亦售索隱曰樂彥云借讎為售蓋古字少假借

耳今亦依字讀蓋高祖大度既貫飲且讎其數倍

價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索隱曰周禮

稱責以傳別鄭司農云傳別券書也蓋子云傳別

謂大字書於札中而別之也然則古用簡札書故

可折至歲終高祖常繇咸陽應劭曰徭役也索

武帝更名渭城應劭云今長安也按關中記云孝

公都咸陽今渭城是在渭北始皇都咸陽今城南

大城是也名咸陽者山南曰陽水北亦曰陽其縱

地在渭水之北又在九峻諸山之南故曰咸陽縱

觀觀秦皇帝正義曰包慢云上音館喟然太息曰

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單父人呂公漢書音義曰

斧索隱曰韋昭云單父縣名屬山陽崔浩云史

失其名但舉姓而言公又按漢書舊儀云呂公汝

南新蔡人又相經云魏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
人呂公名文字叔平也沛焉沛中豪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
吏孟康曰主進主進文穎曰主賦歛禮進為之帥
顏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字本作費令諸大夫曰
聲轉為進宣帝數負進義與此同

按給字下用實字得一正一反法

按自古英雄不規規于小節類如此

正義曰大夫客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

長素易諸吏乃給為謁曰應劭曰給欺也音殆○索隱曰韋昭云給詐也

劉氏云給欺負也何休云給疑也謂高祖素狎易諸吏乃詐為謁謁謂以札書姓名若今之通刺而

兼載錢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

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

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

客遂坐上坐正義曰上在果反下在臥反無所訕正義曰音丘忽反酒

闌文類曰闌言希也謂飲酒者半罷半在謂之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正義曰不敢對眾顯言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

入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若今人相與語皆自稱僕相人多矣

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正義曰息生也願謂所生之女也

為季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

女與賢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

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

呂后也生孝惠魯元公主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諡也○正義曰漢帝制女曰公主儀比諸侯姊妹曰長公主儀比諸侯王姑曰大長公主儀比諸侯王高

祖為亭長時常告歸之田服虔曰告音如嗥呼之嗥李斐曰休謁之名也

吉曰告凶曰寧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告又音響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賜告予告者在官有

功最法所當得者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復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疾也○

索隱曰韋昭云告請歸乞假也音告語之告戰國策曰商君告歸延篤以為告歸今之歸寧也劉伯

莊顏師古並音古篤服音如嗥呼之嗥按東觀漢記田邑傳云邑年三十歷卿大夫號歸罷厭事少

所嗜欲尋號與嗥同古者當有此語今服虔雖據田邑號歸亦恐未為得然此告字當音誥誥號聲

會丁巳巳平木

高祖本紀 四 修來官棧

凌約言曰有呂公女二句則後叙相呂后孝惠魯元處方有力而醒目且有血脉

相近故後告歸。呂后與兩子居田中。有一老父

過請飲。呂后因饋之。正義曰：必捕反，以食飼人也。父本請飲，呂后因飼之，國語

云：國中童子無不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賢人，令相兩

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賢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

皆賢。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

過相我子母，皆大賢。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

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賢不可言。

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嘗遂不

知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

薛治之。應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鵲尾冠是也。求盜者，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為亭父，掌開

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薛魯國縣也，有作冠師，故往治之。索隱曰：應劭云：一名長冠，側竹

皮裹以縱前，高七寸，廣三寸，如板。又蔡邕獨斷云：長冠，楚製也。高祖以竹皮為之，謂之劉氏冠。司馬

彪輿服志亦以劉氏冠為鵲尾冠。應劭云：舊亭卒名弩，父陳楚，謂之亭父。或云亭部，淮泗謂之求盜

也。時時冠之。正義曰：音館，下同。及賢常冠，所謂劉氏冠，乃

是也。正義曰：音官，顏師古云：後號為劉氏冠，其後詔曰：爵非公乘以上，不得冠。劉氏冠，即此也。

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亾，自度比至

皆亾之。正義曰：度，田洛反。比，必寐反。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

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

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正義曰：被，加也。夜徑澤中，索隱曰：舊

音經，按廣雅云：徑，小道。音古定反。言酒後放徒，夜徑行澤中，不敢由正路，且從小徑。令一人

行前。正義曰：行音下孟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索隱曰：鄭玄云：徑，

步道曰：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

漢書似作以字最是

王鑿曰：高祖一言足以感久，此其異日得天下張本

楊循吉曰：此叙斬蛇轉筆法，又自一片境界

楊循吉曰：斬蛇事沛公自托以神靈

高祖本紀 五 參家官載

其身而駭天下之愚夫婦耳大虹大霓蒼龍亦能流火之鳥躍舟之魚皆所以兆帝王之興起者此斬蛇之計所由設也

光緒曰陶隱居載漢高祖以始皇三十四年於南山得一鐵劍長三尺銘曰赤霄大篆書即斬蛇劍也及貴常服之又西京雜紀云斬蛇劍長七尺晉太康中武庫火飛去屠赤水有詩云天門列缺躍瓦龍大澤寒雲抹劍鋒見母夜彌妖血冷比風吹出綠芙蓉一云綠芙蓉即高祖所名其劍得之於

南山者

王維楨曰先叙相者老父不知其處此言老嫗因忽不見記得奇異處有蘊藉張之象曰此言心獨喜自負後又言高祖心喜此言諸從者日益畏之後又言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每段俱有結構

少言史言言本

卷八

三 仙來命

擊斬蛇索隱曰漢舊儀云斬蛇劍長七尺又高祖者崔豹古今註當高祖為亭長理應提三尺劍耳及賈當別得七尺寶劍故儀因言之○正義曰按其蛇大理須別求是劍斬之三尺劍者常佩之括地志云斬蛇溝源出徐州豐縣中平地故老云高祖斬蛇處至縣西蛇遂分為兩索隱曰謂斬徑開五十里入泡水也

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

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

斬之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戎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以為瑞又

作哇時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秦自謂水漢初自謂土皆失

之至光武乃改定○索隱曰按太康地理志云時在櫟陽故城內其時若哇故曰哇時哇音戶圭反

應註云秦自謂水者按秦文公獲黑龍命河為德水是也又按春秋合誠圖云水神哭子褒敗宋均

以為高祖斬白蛇而神母哭則此母水精也此皆謬說又註云至光武乃改者謂改漢為火德秦為

金德與雨金及赤帝子之理合者也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答之

徐廣曰一作苦○索隱曰說文云嫗因忽不見後答擊也漢書作苦謂欲困辱之

人至高祖覺索隱曰包愷伯後人告高祖高祖乃

心獨喜自負應劭曰負恃也○索隱曰諸從者日益

畏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

以厭之索隱曰厭音一涉反又高祖即自疑凶匿

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徐廣曰芒今臨淮縣也

二縣之界有山澤之固故隱於其間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碭山縣在州東一百五十里本漢

碭陽縣也碭山在縣東

吕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

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正義曰京房易兆候云何以知賢人隱願

會丁巳平水

卷八 高祖本紀

六 修水官

六

按心喜漢書作又喜

按沛中子弟二句是結上起下之詞

凌約言曰約而該簡而明敘事輕重接應有法

按恐不聽恐其有變恐能薄恐事不就連用四恐字蓋首事之時人心未定故其危疑如此

師古曰四方常有天雲五色具而不再其故從往下有賢人隱矣故呂后望雲氣而得之

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此後用秦紀年

秦二世元年徐廣曰高祖時年四十八○索隱曰始者一故至子稱二世崔浩云二世始皇子胡亥又按善文稱隱士云趙高為二世煞十七兄而立今王則二世是

秋陳勝等起斬至陳而王號為張索隱曰斬縣名屬沛音機又音祈

楚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

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掾主吏蕭何曹參乃曰索隱曰按漢書蕭曹傳參為獄掾何為主吏

君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

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人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

劫眾索隱曰說文云以力脅之也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

季劉季之眾已數十百人矣索隱曰漢書作數百人劉伯莊云數十人

或至百人則是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

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

季韋昭曰以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

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

沛索隱曰范曄謂剋城沛多所誅殺故云屠沛令其誅令擇子弟可立

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

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

為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

壹敗塗地索隱曰言一敗使肝腦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

正義曰能才能也高祖謙言材能薄劣不能完全其眾能者獸形色似熊足似鹿為物堅中而強力

人之有賢才者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相皆謂之能也

按項籍殺會稽守劉季殺沛令皆各起兵之始

按不能完句反應土室家完

倪思曰蕭何在呂公時以季多大言少成事及為沛令謀則召之為身謀則托之殆呂公之教也

凌約言曰高祖起兵時規模即與諸公不同

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

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

珍怪當賢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數

讓眾莫敢為乃立季為沛公徐廣曰九月也駟案漢書音義曰舊楚僭

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曰公祠黃帝祭蚩尤於

沛庭應劭曰左傳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瓚曰管仲云

葛盧山交而出水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劍戟

發作交而釁鼓應劭曰釁祭也殺牲以血塗鼓曰釁也案禮記及大戴禮有釁廟

之禮皆無祭事○索隱曰說文云釁血祭也司馬法曰血于鼙鼓者神戎器也顏師古曰殺牲以血

祭者皆名為釁○臣瓚以為皆無祭事非也又古人新成鐘鼎亦必釁之應劭云釁呼為豐馬融註周禮灼龜之兆云謂其象似玉瓦原之釁

禮灼龜之兆云謂其象似玉瓦原之釁○索隱曰墨翟云幟帛長丈五廣半幅字詁云幟標也字林又云熊旗五旂謂與士卒為期於其下故

曰旗也幟或作識或作○志嵇康音試蕭該音熾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

帝子故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

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與鄭德曰音房豫屬山陽郡○索

隱曰鄧展曰胡陵縣名還守豐秦二世二年陳涉

之將周章軍西至戲而還索隱曰應劭云章字文陳人文穎云戲在新豐

東二十里戲亭北子孟康云水名也又述征記云戲

水自驪山馮公谷北流歷戲亭東入渭按今其水

東惟有戲驛存還謂為燕趙齊魏皆自立為王索

章邯所破而還邯音酣○索隱曰高紀二世二年八月武臣自立為趙王田儼自立為齊王韓廣自立為燕王魏咎自立為魏王

項氏起吳秦泗川監平文穎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秦時御史監郡

若今刺史平名也○索隱曰如淳云秦并天下為三十六郡置守尉監故此有監平下有守壯則平

按漢書故字下有也字無上赤二字

壯皆將兵圍豐二日出與戰破之命雍齒守豐引

兵之薛泗川守壯如淳曰壯名也敗於薛如淳曰至戚戚音將

毒反○索隱曰晉灼云東海縣也鄭德包愷並如

字讀李登音千笠反○正義曰括地志云沂州臨

沂縣有漢成縣故城地理志云臨沂縣屬東海郡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

壯殺之索隱曰顏師古云得司馬之名非也按後

處蓋是左司馬無傷沛公還軍亢父鄭德曰亢音

得泗川守壯而殺之沛公還軍亢父鄭德曰亢音

音甫屬任城郡○索隱曰舊音劉伯莊包愷並

同音苦浪反○正義曰音剛又苦浪反括地志云

亢父縣也沛公屯軍於此也至方與周市來攻方與未戰陳王

使魏人周市略地周市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

也文穎曰梁惠王孫假為秦所滅今魏地已定者數

滅轉東徙於豐故曰豐梁徙今魏地已定者數

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為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

齒雅不欲屬沛公服虔曰雅故也蘇林曰雅素也及魏招之即反

為魏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病還之沛

沛公怨雍齒與豐子弟叛之聞東陽甯君秦嘉文穎

曰秦嘉東陽郡人也為甯縣君瓚曰陳勝傳曰廣

陵人秦嘉然則嘉非東陽人也秦嘉初起兵於鄉

號曰大司馬又不為甯縣君東陽甯君自一人秦

嘉又自一人○索隱曰按下文直云東陽甯君又

劉放曰別將當連下句讀言章邯身從陳而令別將定楚耳

陳別將司馬尼

如淳曰從陳涉將也涉在陳其將相別在他許皆稱陳尼章邯司馬

○索隱曰謂章邯從陳別將將兵向他處而遷司

馬尼將領兵士北定楚地孔文祥曰邯別遷尼屠

相又一說云從謂追逐之言章邯討逐陳別將兵將而司馬尼別將兵北定楚地此理亦通也將兵

北定楚地屠相至碭

索隱曰韋昭云相沛縣應劭云碭梁國蘇林音唐又音宕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相地在徐州符離縣西北九十里碭在宋州東一百五十里

東陽寧

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

索隱曰韋昭云蕭沛之縣名謂在蕭縣之西

不利還收兵聚畱引兵攻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

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

索隱曰范曄云得城為拔韋昭云下邑縣

名屬梁國也還軍豐聞項梁在薛正義曰今徐州滕縣故薛城也從騎

百餘往見之徐廣曰三月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

夫將十人蘇林曰五大夫第九爵也沛公還引兵

攻豐徐廣曰表云拔之雍齒奔魏從項梁月餘項羽已拔襄城

索隱曰韋昭云潁川縣還項梁盡召別將居薛聞

陳王定死因立楚後懷王孫心為楚王治盱台索隱

曰韋昭云臨淮縣音于項梁號武信君居數月北

攻亢父救東阿索隱曰韋昭云東郡之縣破秦軍

齊軍歸楚獨追北服虔曰師敗曰北使沛公項羽別攻城

陽屠之索隱曰地理志云城陽屬濟陰軍濮陽之東正義曰濮陽故城在濮州

西八十六里與秦軍戰破之秦軍復振李奇曰振本漢濮陽縣

日振起也收敗卒守濮陽環水又類曰決水以自環守為固也張晏

日依河水以自環繞作壘○正義曰按二說皆通其濮陽縣北臨黃河言秦軍北阻黃河南鑿溝引

黃河水環繞作壁楚軍去而攻定陶索隱曰地理志云濟陰縣

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索隱曰

昭云故杞國與秦軍戰大破之斬李由還攻外黃

索隱曰韋昭云上陳留縣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

按項梁與沛公同攻亢父救東阿破秦軍而秦即引兵歸故楚獨追北

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索隱曰荀悅漢紀云故楚秦

益章邯兵夜銜枚擊項梁周禮有銜枚氏鄭玄曰

狀如箸橫銜之結於項者縲音獲大破之定陶項梁歿沛公與項

羽方攻陳留聞項梁歿引兵與呂將軍俱東呂臣

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

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

之當是之時趙歇為王索隱曰歇蘇林音如字鄭

也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見項梁軍破恐徙盱台都

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正義

曰括地志云宋州本秦碭郡蘇林云長封為武安

楊循吉曰懷王起田間都未定即自將一雄非不能左右坐受羈制使非宋義疎庸范增近腐天下事尚有足為者

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為長安侯號為魯公呂臣為

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索隱曰按表青封信陽侯

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近故置令尹臣瓚曰

諸侯之卿唯楚稱今尹其餘國不稱時立楚之後

故置官司皆如楚舊也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軍

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今沛公西略地

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索隱曰韋昭

也又三輔舊事云西以散關為限東當是時秦兵

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

項梁軍奮索隱曰韋昭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

老將皆曰項羽為人僇悍猾賊索隱曰說文云僇疾也悍勇也亦云

王九思曰懷王遣入關當時救趙難于入關秦大軍在趙既有當之者則入關差易為力

漢書作禍賊也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徐廣

高祖本紀

參長官載

凌約言曰此出當時眾人意太史公以其意叙之故曰諸曰皆而不著姓名耳可類見

按扶義二字前此無入道師古云扶或云扶倚任之意

按劉項得失於此諸老將數語此定出范增上者借史不傳名耳

按沛公西入關道場當是時與羽分道今雜楚軍出兵於秦軍破二軍之下則疑於楚漢與彭越俱攻秦矣此太史公失考前後處漢書補年月別之良是

曰遺一作噍噍食也音在妙反。駟案如淳曰類無復有活而噍食者也。青州俗言無子遺為無噍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如淳曰楚數進取多。前陳王項梁皆敗。漢書音義曰陳涉也。不如更遷。

長者扶義而西。正義曰遺長者扶持仁義而西。告諭秦長少。今降下也。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僥倖。今無此字。一不可遷。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遷。卒不許項羽而遷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至成陽與杠里。漢書曰道由碭也。成陽杠里二縣名。○索隱曰成陽縣名在濟陰。韋昭云在潁川。非也。服虔云杠里縣名。如淳云秦軍秦軍夾壁破魏二軍。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徐廣曰表云三年十月攻破沛公引兵

西遇彭越昌邑。正義曰地理志云昌邑縣屬山陽。括地志云在曹州成武縣東北三十二里。有梁丘故城是也。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索隱曰韋昭云縣名。屬沛也。遇剛武侯。應劭曰楚懷王將也。漢書音武。武一姓柴。剛武侯宜為剛武侯。魏將也。贊曰功臣表柴武以將軍起薛。別救東阿。至霸上入漢中。非懷王將也。又非魏將也。例未稱論。○正義曰顏師古云史失其名。姓唯識其爵號。不知誰也。不當改為剛武侯。武應氏以為懷王將。又云魏將。奪其軍。無據矣。表六年三月封孟顏二人。說是。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

正義曰並魏將也。欣字或作訢。并攻昌邑。昌邑未音許斤反。蒲漢書作滿。並通也。鄺食拔西過高陽。文穎曰聚邑名也。屬陳留圉縣。鄺食其。鄭德曰音謂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

音許斤反。蒲漢書作滿。並通也。鄺食拔西過高陽。文穎曰聚邑名也。屬陳留圉縣。鄺食其。鄭德曰音謂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

音許斤反。蒲漢書作滿。並通也。鄺食拔西過高陽。文穎曰聚邑名也。屬陳留圉縣。鄺食其。鄭德曰音謂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

音許斤反。蒲漢書作滿。並通也。鄺食拔西過高陽。文穎曰聚邑名也。屬陳留圉縣。鄺食其。鄭德曰音謂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

音許斤反。蒲漢書作滿。並通也。鄺食拔西過高陽。文穎曰聚邑名也。屬陳留圉縣。鄺食其。鄭德曰音謂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

茅坤曰鄼生雄心
漢高太度

倪思曰以高帝寬
大長者而不免于
屠潁川所謂殺一
不辜而得天下不
為非耶

倪思曰自項梁以
來攻定陶未下攻
外黃外黃未下而
兵行無忌殆欲汲
汲赴要害搗虛邑
耳此最兵家要妙
令人不及掩耳而
過問自保得敵去
為幸何暇追襲此
兵家勝筭也故高
祖攻昌邑未拔過
高陽攻開封未拔

洗足。鄼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
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

沛公襲陳留。漢書音義曰：春秋傳曰：襲，得秦積粟，乃以

鄼食其為廣野君。索隱曰：韋昭曰：在鄼商為將，將陳留

兵與偕攻，開封。索隱曰：韋昭曰：開封未拔，西與秦將

楊熊戰白馬。索隱曰：韋昭曰：東郡縣，在滑州衛南縣西

南二十四里，戴延之西征，又戰曲遇，東大破之。索

記云：白馬城，故衛之曹邑。又戰曲遇，東大破之。隱

曰：徐廣云：曲遇在中牟，韋昭云：志不載。司馬彪郡國志：中牟有曲遇聚也。楊熊走之，榮

陽。索隱曰：韋昭云：故二世使使者斬以徇。徐廣曰：

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轅轅。文穎曰：河

至潁川，南北皆韓地也。以良累世相韓，故因之。壻

曰：轅轅，險道名，在緱氏東南。○索隱曰：按十三州

志云：河南緱氏縣，以山為名，一當是時，趙別將司

馬印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地理志：河

陰是也。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還至陽城。正

曰：今洛州。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齧戰，雙東。地理

南陽有雙縣。○索隱曰：齧音蟻，許慎以為側齧也。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

齧走，保城守宛。正義曰：守音符，宛於元反，括地志

其西南有宛城。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

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疆

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

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索隱曰：黎音黎，猶比

作遊音，值待也。謂待天明時皆言早意也。楚漢

攻潁川蓋深喻此
意獨死強大追敵
近復欲過而西則
前後相應非他邑
比也故子房憂之
而惟漢事將成又
有陳恢者謀之非
宛計實漢計也

史記卷八十八 高祖本紀

巴圍宛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

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

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

積蓄多吏人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索隱曰李

昭曰乘登也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

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

後又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

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

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徐廣曰乃以

宛守為殷侯索隱曰韋昭云在河內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

不下者至丹水正義曰括地志云故丹城在鄧州

二百步汲冢紀年云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是

也輿地志云秦為丹水縣也地理志云丹水縣屬

弘農郡抱朴子云丹水出丹魚先夏至十日夜伺

之魚浮水側光照如火網而取之割其血以塗足

可以步行水上高武侯鯁蘇林曰鯁音魚鯁之鯁

襄侯王陵降西陵韋昭曰漢封王陵為安國侯初

襄當為穰而無禾字省耳今邵公或作召字此類

多矣贊曰時韓成封穰侯江夏有襄是所封索

隱曰按王陵封安國侯是定天下為丞相時封

耳此言襄侯當如臣贊解蓋初封江夏之襄也還

攻胡陽一云陵○索隱曰遇番君別將梅銷與皆

按漢書無西陵
二字

降析酈如淳曰持益反○索隱曰酈屬南陽出地

析今內鄉縣酈今菊潭縣也遼魏人甯昌使秦使

者未來是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趙矣初項羽

與宋義北救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為上將軍諸將

史記卷八十八 高祖本紀

按紀中凡言用計者五從計者一皆以見高祖善用入也

劉辰翁曰兩言大破之又言遂破之文如破竹

黥布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章邯諸侯皆附及趙

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為詐

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因襲

攻武關破之索隱曰左傳云楚司馬起營所以臨

為商縣武關又太康地理志云武關當冠軍軍縣西

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掠

同秦人喜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

勝遂破之此後用漢紀年

漢元年十月如淳曰張蒼傳云以高祖十月至霸

沛公已未年七月至霸上項羽封十八諸侯沛公

書初至霸上戰之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正義曰故霸

年縣東北二十五里漢霸陵文帝之陵邑也東南

去霸陵十里地理志云霸陵故芷陽文帝更名三

秦記云霸城秦穆公築為宮因名霸城漢於此置

節將也節使者所擁也說文云符信也漢制以竹

長六寸分而相合釋名云節為號今賞罰之節也

又節毛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又漢官儀曰子嬰上

始皇璽因服御之代代傳受號云漢傳國璽○正

義曰按天子有六璽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

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皇帝信璽凡事

皆用之璽今施行天子信璽以遷拜封王侯之璽

以發兵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素白素兩端無縫

三秦記云紫泥水在今成州輿地志云漢封詔璽

用紫泥則此降軹道索隱曰軹音只漢書宮殿

水之泥也疏云軹道亭東去霸城觀

四里觀東去霸水百步蘇林云在長安東十三里

○正義曰軹音紙括地志云軹道在雍州萬年縣

東北十六諸將或言誅秦王索隱曰楚漢春秋

沛里苑中

沛

沛

沛

沛

沛

沛

沛

沛

沛

沛

按沛公不殺子嬰與約法三章義帝發喪三車最係得天下根本若項羽則一切反是矣

凌約言曰此即老將等遺沛公之意亦即其語沛公老之意
劉辰翁曰還軍霸上本非初意然謀臣之謀是基帝王之業息好雄之心者獨藉此耳
倪思曰兵入人國都重寶財物滿前委而去之還軍霸上極是難事此則可謂節制之兵也

按與父老約為一句讀此王厚齋點法
真德秀曰按告諭之語財百餘言而暴秦之弊為之一洗此所謂時雨降民大悅者也

按不受牛酒雖小節耳亦見沛公秋毫無犯處然曰倉粟多非乏則蕭何轉輸之功亦因可見王維楨曰前云非有所侵暴此云非之皆用非字亦字法也
張之象曰先言秦人喜後言秦人大喜後又言入又益喜連用喜字斯可以觀入心矣

公曰始懷王遷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正義曰屬之欲反屬付也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正義曰休息也言欲居止宮殿中而息也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索隱曰劉伯莊樂彥同音方未反偶語者弃市應劭曰秦禁民聚語偶對也瓚曰始皇本紀曰偶語經書者弃市○索隱曰按禮云刑人於市與眾弃之故今律謂絞刑為弃也

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曰抵至也又當也除秦入有曲直盜賊有多少罪名不可預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張晏曰秦法一人犯罪舉家及隣伍坐之今但當其身坐合於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也○索隱曰韋昭云抵當也謂使各當其罪今按秦法有二族之刑漢但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者使之抵罪餘並不論其辜案以言省刑也則抵訓為至殺人以餘悉除去秦法諸吏外唯傷人及盜使至罪名耳

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應劭曰案次第堵牆堵也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或說沛公曰索隱曰楚漢春秋云解先生云遷守函谷無內項王而張良世家云鯁生說我言鯁小也小生即解生

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為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正義曰

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正義曰

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正義曰

陸希家曰鴻門之會城縮作數語大意備矣不厭其簡

麥約言曰叙帝所過無得掠鹵以起帝始叙羽所過無不殘滅以該羽終

按伴字下用實字得一正一反法

師古曰今桃林南有洪留澗古函谷也其水北流入河西岸猶有舊關餘跡西征記云道形如函也其水山原壁立數十仞谷中容一車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

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一月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

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戲正義曰沛

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

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

以求封正義曰曹無傷欲就項羽求封亞父勸項羽擊沛公索隱曰范

增也項羽得范增號曰亞父言尊之方饗士旦日

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

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

文諭項羽正義曰項羽本紀云項伯曰沛公不先

不義此以項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門索隱

曰姚察云在新豐古城東未至戲見謝項羽項羽

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

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立誅曹無傷項羽

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

望然恐不敢不服耳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

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

救趙後天下約正義曰懷王初約先入咸陽者王

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

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乃伴尊懷王為義帝

余有丁曰按古者改朔不改月據尚書伊訓稱元祀十有二月史秦紀亦有二月十月至建寅之日則曰一月而不曰正考武成可見惟周人則改月顏氏以寅月為四月非是

倪思曰此直項世家事子長欲見羽負入關約又不項懷王命故直叙諸將以見沛公之風故特詳如此

實不用其命正月

正義曰崔浩云史官以正月紀四時故書正月也荀悅云先春

後正月也顏師古云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曆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

即以前十月為正月今此正月當是謂之四月也他皆放此

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更立沛公為漢王

正義曰梁州本漢中郡以漢水為名王巴蜀漢中徐廣曰三都南鄭

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正義曰以岐州雍縣為名都

廢丘司馬欣為塞王正義曰塞先代反韋昭云在長安東名桃林塞按桃林塞

今華州潼關也顏師古云取河華之固為阨塞耳非桃林都櫟陽索隱曰因葬

日萬董翳為翟王正義曰文穎云本上郡秦所置項羽以董翳為王更名曰翟也

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正義曰在黃河南

即今河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正義曰以商

中之地改商為殷在相州安陽縣即北冢殷都朝墟南去朝歌百三十六里故號殷王都朝歌都朝

歌趙王歇徙王代趙相張耳為常山王都襄國當

陽君黥布為九江王都六索隱曰韋昭云當陽南郡縣名地理志云六縣

屬六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正義曰孟康云本安國南郡改為臨江國

是都江陵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索隱曰太康地理志云楚

滅邾遷其人於江南因名縣燕將臧荼為燕王都薊故燕王韓

廣徙王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封成安君

陳餘河間三縣居南皮封梅銷十萬戶四月兵罷

戲下正義曰戲音麾許慎註淮南子云戲大旗也諸侯各就國漢王之

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

人從杜南入蝕中正義曰韋昭云杜今陵邑括地志云杜陵故城在雍州萬年縣

按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所以暗制漢王然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則人心

歸附已有一天下氣象矣

吳寬曰向也張良有草越之見而始勸沛公之入今也韓王信乘罅漏之餘而徑勸沛公之出二人之智謀畧同故其感楚之效亦同
倪思曰天下已定數語此最識時知勢之論雖蕭何輩亦不曾念到此

凌約言曰此而參看羽紀則見重輕賓主之得體轉換應接之無痕矣

東言只言言本

東南十五里漢杜陵縣宣帝陵邑也北去宣帝陵五里廟記云故杜伯也○李奇曰蝕音力在杜南如淳曰蝕入漢中道川谷名○索隱曰孟康音食王劭按說文作鐘器名也地形似器故名之

輒燒絕棧道索隱曰按系家是用張良計也棧道閣道也音士諫反包愷音士版反崔浩云險絕之處傍鑿山巖而施版梁為閣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示項

羽無東意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信說漢王曰徐廣曰韓王信非淮陰侯信也項羽王

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韋昭曰若徙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跋而望歸正義曰跋音丘賜反說文云跋舉踵也司馬彪云跋望也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項羽出關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

方千里必居上游正義曰音流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趙義帝行趙音促羣臣稍倍叛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擊之殺義帝江南項羽怨田榮立齊將田都為齊王田榮怒因自立為齊王殺田都而反

楚予彭越將軍印羽之樹敵處令反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陳餘怨項羽之弗王已也令夏說說田榮正義上悅下稅請兵擊張耳齊予陳餘兵擊破常山

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趙王歇於代復立為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八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地理志云武都還襲雍王章邯邯迎擊漢陳倉正義曰今岐州縣也雍兵敗還走止戰好

會丁巳平木

高祖本紀

卷八

參來宿戲

時孟康曰時音止神靈之所在也縣名屬右扶風又復敗走廢丘漢王遂

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索隱曰按荀悅漢紀令樊

之而遷諸將略定隴西北地上郡令將軍薛歐

音惡王吸出武關索隱曰按表歐以舍人從為將

軍封清因王陵兵南陽如淳曰王陵亦聚黨數千

志云王陵故城在商州上洛縣南三十一里荆州

記云昔漢高祖入秦王陵起兵丹水以應之此城

王陵所築以迎太公吕后於沛楚聞之發兵距之

陽夏索隱曰韋昭云縣名屬淮不得前令故吳令

鄭昌為韓王距漢兵

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

降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北地

上郡渭南徐廣曰後河上徐廣曰中地郡徐廣曰

關外置河南郡徐廣曰十月更立韓太尉信為韓

王諸將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河上

塞晉灼曰晁錯傳秦時諸故秦苑囿園池皆令人

得田之正月虜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漢王之出

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二

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三月漢王從臨晉渡

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置河內郡南渡平

陰津至雒陽新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洛州伊闕縣

文帝改新城為伊闕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

茅坤曰沛公因張良說之燒絕棧道以示項羽無東意而項羽遂北擊齊且與彭越陳餘等方爭衡沛公因得用韓信之計以定三秦及其鋒以東向天下之勢遂定矣譬之兩人對奕沛公已得勝局

茅坤曰立韓太尉信為韓王以西向爭權者信本謀也按若即或字義

霍韜曰三老董公隱者也四皓之儔也為義帝發喪也猶夫即馬之諫也異言同心者也帝

納用之從諫弗弗
之明驗也羣策所
以畢收也

邵經邦曰有漢四
百餘年天下其宏
綱大義昭如日星

者端在此舉惜乎
新城之功不錄而
使泯泯于今也

霍韜曰湯武放伐
孔子存其誓為世
訓漢祖告諭諸侯

雖僅數語猶宛有
古風史遷存之著
漢業所由興也

真德秀曰不曰率
諸侯王而曰願從
諸侯王不曰擊項

羽而曰擊楚之殺
義帝者詞不迫切
而意已獨至猶有

古詞命氣象
按漢上祖而大
哭特借此以激

怒天下非真哀
痛之也不然何
人謂之論此曰

五百諸侯約不
白義帝約乎要
知項羽不殺義

帝漢豈能出
義帝下者項羽
特為漢驅除耳

茅坤曰太史公知
兵界故指畫楚漢
兩爭如掌

又曰是時楚兵憤
而漢兵新合氣不
一故敗

按高帝與項羽
戰幾不免者數
矣而卒無他患

韓信謂陛下天
授非人力正謂
此耳

劉辰翁曰此用兩
九江王布鄭重有
精彩

云橫道自言曰遮楚漢春秋漢王聞之袒而大哭

如淳曰袒亦遂為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

侯曰天下其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

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皆縞素悉

發關內兵收三河士韋昭曰河南南浮江漢以下

正義曰南收三河士發關內兵從雍州入于午願

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時項王北擊齊田

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正義曰德州平原縣是平原民

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燒其城郭繫虜其子女齊

人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廣為齊王齊王反楚城

陽項羽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漢

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項羽聞之乃

引兵去齊從魯出胡陵正義曰魯兗州曲阜也地理志云胡陵在山陽郡

至蕭正義曰徐州蕭縣與漢大戰彭城靈壁東正義曰在徐州符離

流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為質當

是時諸侯見楚彊漢敗還皆去漢復為楚塞王欣

入楚吕后兄周吕侯為漢將兵居下邑徐廣曰在梁

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乃西過梁地至虞

使謁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布

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

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背楚楚使龍且往擊

曾丁巳巳平水 高祖本紀 二十一 參來宮殿

何孟春曰漢王敗彭城下諸侯叛漢歸楚王至滎陽楚攻之急乃遷櫟陽立子盈為太子以繫人心知有國之本矣復如滎陽命蕭何待太子守關中立宗廟社稷史稱帝規模宏遠豈待定天下後而始見之帝此舉豈聚天下于渙散之時使根深本固可戰可守乎取天下蓋萬全矣彼啗啞扛鼎之徒挾妻子欲與決一戰之雌雄者固非其對也

劉辰翁曰以泗上亭長捐四萬金如糞土委之一夫不疑其志氣吞羽百倍

史言身言言本

之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亾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立為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為槐里於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與關內卒乘塞李奇曰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乘守也不勝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滎陽破楚京索間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即絕河津反為楚漢王使酈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正義曰今太原定魏下趙及食敖倉並漢之得者處蒲州也

正義曰上黨正義曰今潞州漢王乃令張耳與韓信逐東

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歇其明年立張耳為趙

王漢王軍滎陽南築甬道正義曰甬音勇韋昭云起土築牆中間為道應

劭云恐敵抄輜重屬之河以取敖倉正義曰子孟康云敖地名在

滎陽西北山上臨河有大倉太康地理志云秦建敖倉於成臯與項羽相距歲餘

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遂圍漢王漢王請

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用

陳平之計予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於是

項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陽及其

見疑乃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歿

漢軍絕食乃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

高祖本紀

李德裕曰殺身成仁代有豪傑莫不顯一身之義烈未有係一國之存亡惟紀信乘黃屋以誑楚赴丹楫而存漢數千年間一人而已余謂漢祖封建紀氏宜在蕭曹之上報德未稱良可悲也

唐順之曰兵法云多方以誤之按備多力分之說正勝楚之要機也楚卒以此困袁生其善謀哉他日報功之此無聞焉惜矣

董份曰善戰者致入項羽每為漢致其敗也固宜

蘇洵曰虎方捕鹿羅據其穴捕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辟于羅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

史記卷之八

四面擊之將軍紀信乃乘王駕詐為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城中周苛樅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徐廣曰案月表三年七月王出滎陽八月殺魏豹而又云四年三月周苛歿四月魏豹歿二者不同項羽殺紀信周苛樅公皆是二年中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

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正義曰宛於元反葉式州縣水經註云本楚惠王封諸梁子兼號曰葉城即子高之故邑也與黥布行收兵

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堅壁不與戰是時

彭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

項羽乃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臯項

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軍成臯乃復引兵西拔

滎陽誅周苛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跳

徐廣曰音逃○索隱曰如淳云跳走也晉灼按劉澤傳跳驅至長安說文音徒調反通俗文云超通

為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玉門徐廣曰項羽紀云北門名玉門○索

隱曰夏侯嬰為滕令故呼為滕公北渡河馳宿修武自稱使者晨

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

史記卷之八 高祖本紀 二十三 參來官載

按鄭忠之說即袁生所謂備多力分也

倪思曰以淮陰之勇擊齊雖微通亦豈肯出食其下徒手而返哉又曰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首楚兵絕其糧食此正漢事將成處于長軍出此語未

必無意
按此彭越功最大

按谷與欣二獄掾耳成學所係何如者而可徒以舊恩任耶

趙地使韓信東擊齊漢王得韓信軍則復振引兵臨河南饗軍小修武南晉灼曰在大修武城東欲復戰郎中

鄭忠乃說止漢王使高壘溪斬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縮劉賈將卒二萬人蘇林曰縮音以繩縮結物之縮騎數

百渡白馬津索隱曰即黎陽津也南界東郡白馬縣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索隱曰故南燕國也在東郡秦以為縣遂復下

梁地十餘城淮陰已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往說齊王田廣廣叛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信

用蒯通計遂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已舉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

周蘭往擊之徐廣曰蘭一作簡韓信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龍且齊王廣犇彭越當此時彭越將兵

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

若漢挑戰正義曰挑田弔反下同慎勿與戰無今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黃

睢陽下之漢果數挑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度兵汜水正義曰汜音祀在成臯故城東士卒半

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項羽至睢陽聞海春侯

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羽至盡走險阻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文穎曰邊近也

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曰

不如因而立之漢之得着處使自為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

信為齊王徐廣曰三月項羽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

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楚漢久相持未決丁

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饒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

間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

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

羽負約應前負約為漢王王我於蜀漢罪一索隱曰負音佩也項羽矯殺卿

子冠軍而自尊罪二徐廣曰卿一作慶○索隱曰韋昭云宋義之號如淳曰卿

者卿大夫之尊子者子男之爵冠者人之首也尊宋義故加此號項羽已救趙當

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懷王約入秦無暴

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財物罪四

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阮秦子弟新安二十

萬王其將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索隱曰謂章邯等而

徙逐故主索隱曰謂田氏趙歇韓廣之屬也今臣下爭叛逆罪七

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

多自予罪八項羽使人陰弑義帝江南罪九夫為

人臣而弑其主殺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

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

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

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脅乃捫足曰虜中吾

指索隱曰捫摸也中脅而捫足者蓋以矢初中痛悶不知所在故爾或云曾而捫足權以安士卒

陳沂曰數羽十罪要足漢得美多不然則良平之壽必不盡矣

王九思曰項羽勢衰在弑義帝一節而高祖數羽十罪顧置之未蓋據事之先後次第叙之非輕弑逆也

增吳國倫曰議者漢業之興在於數羽十罪予曰羽即罪不十羽即不罪

楚寧不漢也首無若弑義帝弑義帝罪不赦即羽不弑義帝尊而陰誅之而羽咄嗟叱咤民且口襟心悻民亦何樂楚楚亦何能不漢再無若坑趙卒坑趙卒罪不赦

即羽不坑趙卒陽生而陰誅之而羽千人自廢民且重楚楚亦何能不漢三無若背約自王自王罪不赦即羽不自王陽却而陰據之而羽睚眦胞

民且目駭膽落民亦何樂楚楚亦何能不漢舍三罪外姑弗罪而羽必非漢對何十之為

劉辰翁曰傷習要害倉卒捫足極未易矯毋令楚乘勝

于漢語極有力汲汲入關置酒留飲四日父老安心蓋懼得聞之訛也

劉辰翁曰高祖始終得關中之力關中人心所以不忘者秋毫無犯約法三章之效也

許相卿曰叙越苦楚兵前後重出不易一字妙甚

光緒曰羽獲大公呂后置軍中漢遺說羽者不其一人俱不能得侯公請往一說即遺歸漢於是閉公於宮求不令得見久此其說必巧妙不可對人言者此可見漢高帝仁厚一端在他人必殺之矣

董份曰一却一縱每用一字而進退

史記卷八

卷八

作及舍非

之心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

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正義曰行病寒孟反

甚因馳入成臯索隱曰三輔故事云楚漢相拒於京索間六年身被大創十二矢石

通中過者有四病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

酒臯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索隱曰臯懸首於木也欣自到於汜水上令臯

之於櫟陽者以舊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

益出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

糧食田橫往從之項羽數擊彭越等齊王信又進

擊楚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

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索隱曰應劭云在滎陽東南二十里蓋引河東

南入淮泗也張華云一渠東流經浚儀是始皇所鑿引河灌大梁謂之鴻溝一渠東至陽武南為官

渡水北征記云中牟臺下項王歸漢王父母妻子

軍中皆呼萬歲乃歸而別去項羽解而東歸漢王

欲引而西歸用留侯陳平計乃進兵追項羽至陽

夏南止軍與齊王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

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濞塹

而守之用張良計於是韓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

楚地圍壽春正義曰今壽州漢王敗固陵晉灼曰即固始乃使使

者召大司馬周殷舉九江兵而迎之徐廣曰周殷以兵隨劉賈

武王行屠城父正義曰父音甫今亳州縣隨何劉賈齊梁諸侯

皆大會垓下徐廣曰七月立武王布為淮南王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

史記卷八

卷八

高祖本紀

選用之勢宛然在目最奇

又曰至下方尊皇帝則此恐不宜即着此二字

呂祖謙曰此陣即馬隆所謂魯公不識者也

楊慎曰叙高祖與羽決勝下僅六十字而陣法戰法之奇皆具柴將軍

在皇帝後此以上陣法也淮陰侯先合不利以下戰法也曰不利用奇也既却而左右兵縱因其不利而乘之此戰法奇正相生也

徐廣曰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魯為楚堅守不下

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遂以魯八號葬項羽穀城還至定陶馳入齊王壁奪其

軍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其請尊漢王為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羣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家甲午

徐廣曰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陽

蔡邕曰上古天子稱皇其次稱帝其次稱王秦承三王之末為漢驅除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并以為號漢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

義曰汜音敷劔反括地志云高祖即位壇在曹州濟陰縣界張晏曰汜水在濟方平籍未即位故不謂之陰界取其汜愛弘大而潤下

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為楚王都下邳

正義曰音被悲反泗州下邳縣是楚王韓信之都

立建成侯彭越為梁王都定陶

正義曰曹

韓信之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正義曰：信將也，縱兵擊項羽也。以縱字為絕句，楚兵不利。孔將軍、費將軍、陳賀也。淮陰侯復乘之。正義曰：復，侯富反。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之楚歌。游秦云：楚歌猶吳謳也。按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為楚歌，是楚人之歌聲也。以為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徐廣曰：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魯為楚堅守不下。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遂以魯八號葬項羽穀城，還至定陶，馳入齊王壁，奪其

自危如此。按紀中凡奪軍者三帝未嘗一日忘信也。信可以見幾矣。

按項羽方滅即馳奪信軍功臣

軍。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其請尊漢王為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羣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家。甲午，徐廣曰：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陽。蔡邕曰：上古天子稱皇，其次稱帝，其次稱王。秦承三王之末，為漢驅除，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并以為號。漢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正義曰：汜音敷，劔反。括地志云：高祖即位壇在曹州濟陰縣界。張晏曰：汜水在濟。方平籍未即位，故不謂之陰界。取其汜愛弘大而潤下。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為楚王，都下邳。正義曰：音被，悲反。泗州下邳縣是楚王韓信之都。立建成侯彭越為梁王，都定陶。正義曰：曹

真德秀曰：按祠祭詔及今此令才數語而事理曲盡。陳長方曰：漢高紀詔令雄健，孝文紀詔令溫潤，去先秦古書不遠，至孝武詔令始事文采，亦

寢哀矣。楊慎曰：皇帝曰：義帝死後，讀至此，使人神觀頓改。庶幾哉！縞素之有本末也。

王應麟曰：漢高帝起布衣，滅秦楚，自後世處之，必誇大功業，以為軼堯舜。駕湯武矣。今其教令如此，言甚簡而無自誇之意，此所以貽厥孫子享四百年之祚歟。

教英曰：董公發義帝之喪，紀信代漢王之死，周苛烹項羽之鼎，論開國之勳，當以山河帶礪之盟，加恤典焉。可也。胡為殿上論功之日，曾無一言及此。漢真少恩哉！

黃省曾曰：自古輝赫于雲臺之上，超冠于鼎庸之表，所以盟河山而垂萬世者，孰非當世擯弃之匹夫哉？是故伊尹夏之才也，擯于耕田；管仲之成湯也，擯商呂望商之才也，擯于鼓刀。遺之武王，以興周。三傑秦之才也，擯于困餓；遺之沛公，以立漢。故曰：有國家者，賢才不可擯也。

州濟陰縣城是。故韓王信為韓王，都陽翟。正義曰：梁王彭越之都。翟縣是韓王信之都。徙衡山王吳芮為長沙王，都臨湘。正義曰：王吳芮都之。芮墓在長沙縣北四里。番君之將

梅鋗有功，從入武關，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皆如故。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陽，諸侯皆

臣屬。故臨江王驩徐廣曰：一作尉。為項羽叛漢，令盧綰、劉

賈圍之不下，數月而降。殺之雒陽。五月，兵皆罷歸家。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

歲。食之一歲。正義曰：正義曰：高祖置酒雒陽南宮。括地志

云：南宮在雒州雒陽縣東北二十六里。洛陽故城中，輿地志云：秦時已有南宮。高祖曰：

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

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曰：姓

高名起，贗曰：漢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侯臣陵都

武侯臣起，魏相丙吉奏事，高帝時奏事，有將軍臣

陵臣。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

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

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

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

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

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饗，不

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

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

凌約言曰。曰是且從善之決也。書法按十月字疑誤。高祖用秦正十月後事當屬次年。王整曰。二反對。自將對起而後。單言利幾反故亦一格也。

凌約言曰。舜攝天子位。瞽瞍猶存。遂不拜乎。古之道。子尊不加于父。母家令之言。過矣。唯感

悟上心。可以無贊。光緒曰。漢王即皇帝位。追尊先媼為昭靈夫人。不封太公。越歲餘。以家令言。封太公為太上皇。不加尊先媼。並享而名。號不相配。豈厚父薄母耶。當時叔孫通作漢禮儀。豈智不及此哉。或史缺錄耶。更考。

王整曰。朝太公與上變事。對家令說。與田肯說對皆善。之皆賜金五百斤。雖錯綜變化。自是整然。高參曰。明王五載。一巡狩。令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故刑一人。天下

言及言言木

為我擒也。高祖欲長都雒陽。齊人劉敬說。及留侯勸上入都關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六月大赦天下。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盧綰為燕王。使丞相噲將兵攻代。其秋利幾反。正義曰。幾音機。姓名也。項羽之將為陳縣令。降漢。高帝徵諸侯。利幾恐故反。高祖自將兵擊之。利幾走。利幾者項氏之將。項氏敗。利幾為陳公。不隨項羽。亡降高祖。高祖侯之。潁川。高祖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如淳曰。籍。侯之。而利幾恐故反。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

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篲。李奇曰。為恭也。也。迎門却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祖乃尊太公為太上皇。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索隱曰。按本紀。秦始皇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已有故事矣。蓋太上者。無上也。皇者。德大也。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索隱曰。顧氏按荀悅云。故雖天子必有尊也。劉寶云。善其發悟已。十二月。人有上變事。告楚王心。因得尊崇父號也。十二月。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遊雲夢。韋昭曰。在南郡華容縣。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即因執之。是日大赦天下。田肯賀。索隱曰。漢紀及漢書作宵。劉顯云。相傳作

高祖本紀 卷八 高祖本紀 二七 參本官載

服其罪賞一人天下
下勸其賢韓信未
有逆節漢祖不能
對酌古典卒用陳
平計一朝繫信而
生諸侯之疑一二
年間韓王信及馬
邑趙相貫高謀相
人陳豨又代地黥
布盧縮之徒悉以
叛漢豈非偽遊雲
夢之名致之歟使
後世天子不復言
巡狩諸侯不敢議
朝覲自此始
呂祖謙曰天下既
定本是饑渴易為
飲食之時只因偽
遊一事叛者九起

楊慎曰按百二十
二之語後世亦多
此例如云軍士奮
勇無一不當百又
當百錢亦曰百一
錢言一可當百也

王應麟曰書分封
如此則由谷之內
外淮水之東西居

因說高祖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如淳曰時

秦中張晏曰秦地帶山河得形勢

地形險固故帶河山之險秦地帶山河得形勢

得百二焉應劭曰山河之險與諸侯相懸隔地絕

二也李斐曰河山之險由地勢高順流而下易故

天下於秦懸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蘇林

曰得百中之二焉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

萬人也○索隱曰服虔云謂函谷關去長安千里

為懸隔按文以河山險固形勝其勢如隔千里虞

喜云百二者得百之二言諸侯持戟百萬秦地險

固百倍於天下故云得百二焉言倍之也蓋言秦

兵當二百萬也齊得十二亦如之故為東西秦言

勢相敵但立文相避故云十二言餘諸侯地勢便

十萬齊地形號亦倍於他國當二十萬人地勢便

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幡瓴水言其

向下之勢易也建音蹇晉灼曰許慎曰瓴甕似瓶

者夫齊東有琅邪卽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

濁河之限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

北有勃海之利索隱曰崔浩云勃海也勃海出

為勃名曰勃海郡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

索隱曰以言齊境闊不齊得十二焉應劭曰齊得

帝千里故云千里之外潛王稱東帝後復歸之卒為秦所滅者利鈍之勢

言只言言本

本曰下初善善二年

張晏曰秦地帶山河得形勢

秦地帶山河得形勢

秦地帶山河得形勢

秦地帶山河得形勢

秦地帶山河得形勢

秦地帶山河得形勢

秦地帶山河得形勢

秦地帶山河得形勢

秦地帶山河得形勢

秦地帶山河得形勢

秦地帶山河得形勢

秦地帶山河得形勢

秦地帶山河得形勢

秦地帶山河得形勢

秦地帶山河得形勢

秦地帶山河得形勢

秦地帶山河得形勢

秦地帶山河得形勢

秦地帶山河得形勢

秦地帶山河得形勢

秦地帶山河得形勢

秦地帶山河得形勢

秦地帶山河得形勢

秦地帶山河得形勢

秦地帶山河得形勢

秦地帶山河得形勢

秦地帶山河得形勢

秦地帶山河得形勢

秦地帶山河得形勢

然可見
按初止王功臣
至此始王兄弟
子
丘濬曰此三代分
封同姓為諸侯之
遺意雖不盡合于
古而猶有古意存
焉光武懲七國之
變而盡廢其制晉
武懲魏人之孤立
而大啓其封其後
遂有藩王紛爭之
亂自是而後不復
講此久矣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八

三十一

信與弟交為

索隱曰乃王吳地在淮東也姚察按虞喜云總言
吳別言荆者以山命國也今西南有荆山在陽美
界賈封吳地而號荆王指取此義
太康地理志陽美縣本名荆溪
王淮東弟交為

楚王王淮西子肥為齊王王七十餘城民能齊言

者皆屬齊漢書音義曰此言時民流移故使齊言
者還齊也○正義曰按言齊之遠國大

秦中故封子肥七十餘城近濟城邑能齊言
者咸割屬齊親子故大其都也孟說恐非
乃論

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徙韓王信太原索隱曰信

也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正義曰搜神記云昔秦

胡城將成而崩者數矣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

異之因依以築城乃不崩遂名馬邑括地志云朔

州城漢鴈門即馬邑縣城信因與同謀反太原白

土徐廣曰曼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為王以反

高祖自往擊之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

平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朔州定襄縣本漢平城縣

登臺漢書匈奴傳云蹋頓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即

此也服虔云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李穆叔趙記

云平城東七里有七山高百餘尺方十餘里亦謂此也

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令樊噲止定代地立兄劉仲為代王二

月高祖自平城過趙維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

已下徙治長安索隱曰漢儀註高祖六年更名咸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地理志云

更名曰蕭丞相營作未央宮正義曰括地志云未

真定西北十里長安故城中顏師古云未央殿雖南嚮
而當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亦
曾丁巳平木
高祖本紀
三十一
冬長官裁

王韋曰匈奴圍我
平城得春秋法漢
書改為匈奴所圍
失體而文弱矣

許相卿曰作未央
為陰陽厭勝之術
非道君以移也師
古解是

凌約言曰按史刻云是必非蕭何之言審或有之何惡在其為賢相也夫天下方未定為之者拊循煦嫗之不暇又安可重為煩費以壯宮室哉古之王者明其德刑而天下服未聞宮室可以重威也創業垂統之君致其恭儉以訓子孫猶洋靡而不可禁况示之以驕侈乎孝

武卒以宮室靡散天下惡在其無以加也
按蕭何治未央宮壯麗為堅高帝都秦之意

朱翌曰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旌往朝父瞽瞍變愛唯謹如子道封弟象為諸侯高祖為太上皇壽至不忘怨言及封其伯子猶有美頡之號視舜之孝友何如亦其不學之過也

在北馬是則以北闕為正門而又有東門東闕至於西南兩面無門闕矣蕭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理宜然乎按北闕為正者蓋象秦作前殿立渡渭水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

東闕北闕關中記曰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玄武闕名玄武無西南二闕者蓋蕭何以厭勝之法故不立說文云闕門觀也秦家舊宮皆在渭北而立

東闕北闕蓋取其便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宮闕壯甚怒

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

治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

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

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高祖之東垣過栢

人正義曰栢地志云栢人故城在邢州趙相貫高栢人縣西北十二里漢栢人屬趙國趙相貫高

等謀弒高祖高祖心動因不留代王劉仲棄國亡

自歸雒陽廢以為合陽侯正義曰栢地志云郃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三

里魏文侯十七年攻秦至鄭而還築在郃水之陽也

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趙王敖為宣

平侯是歲徙賢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未央

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

玉卮禮器也受四升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

以臣無賴晉灼曰許慎云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

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

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縮荆王

劉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

會丁巳年平木 卷八 高祖本紀 三十一 參來官藏

樂宮。正義曰括地志云秦櫟陽故宮在雍州櫟陽縣北三十五里秦獻公所造三輔黃圖云高

祖都長安未有宮室居櫟陽宮也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

宮楚王梁王皆來送葬。漢書云赦櫟陽囚更命酈

邑曰新豐。正義曰酈音力知反括地志云新豐故

也太上皇時悽愴不樂高祖切因左右問故答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鬪雞蹴踘以此為歡

今皆無此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徙諸故人實之

太上皇乃悅按前于酈邑築城寺徙其民實之未

改其名太上皇崩後命曰新豐八月趙相國陳豨反代地東海人

曰豨上曰豨嘗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

封豨為列侯。徐廣曰豨攻定城茶有功封陽夏侯以相國守代今乃

與王黃等劫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

吏民九月上自東往擊之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

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也聞豨將皆故

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乃多以金啗豨將豨

將多降者

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豨等未畢豨將侯敞將萬

餘人游行王黃軍曲逆。文穎曰今中山蒲陰是張春渡河

曰陳豨將也又劉伯莊云彼時聊城在黃河之東王莽時乾今滴河西北也今在博州西北深丘道

里記云王莽元城人居近河側祖父墳墓擊聊城為水所衝引河入深川此王莽河因枯也

徐廣曰在平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聊城在博州聊城縣西二十里春秋時齊之西界聊城也戰

國時亦為齊地秦漢皆為東郡之聊城也漢使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

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漢書百官表曰太尉秦官昭曰道猶從入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即攻

凌約言曰兵阻漳水則曰吾知其無能為為識地利將用賈人則曰吾知所以與之為知人情

增徐中行曰西京雜記以太上皇思故豐邑里因作新豐并移舊社舊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牛羊雞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匠人胡寬所營也又水經注漢中洋川戚夫人所生處犬人思東鄉追求洋川帝為驛致長安然則高祖撰作此伎倆矣

呂祖謙曰史記書分趙山北立子恒為代王蓋子長遊歷四方識輿地之大勢故其書法簡明得去名山川之餘意若此類非漢書多改之班氏蓋未達也

王鑿曰春夏秋各以反峙起而各以立子隨之

縱酒漢書作在酒

茅坤曰以下叙得感慨淋漓

王世貞曰大風三言氣籠宇宙張子古帝王赤幟高帝哉

劉辰翁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古人以為伯心之存恐非也自漢滅楚後信越布及同時諸將將歿歿殆盡于是四顧寂寥有傷心者矣語雖壯而意悲自是亦道病矣或者其悔心之萌乎

凌約言曰此歌與項羽敗自為歌詩美人和之泣數行下相對自是亦隨崩矣叙事有意劉辰翁曰後之為

殘之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餘卒罵

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之不罵者原之於

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為代王都晉陽如淳曰

都中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似遷都於中都也春淮陰侯韓信謀

反關中夷三族夏梁王彭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

遂夷三族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秋七月

淮南王黥布反東并荆王劉賈地北渡淮楚王交

走入薛高祖自往擊之立子長為淮南王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甄徐廣曰在蕪縣西駟案漢書音

義曰會音僧保邑名甄音直偽反布走令別將追

之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正義曰括地志云沛宮故地在徐州

沛縣東南二里一步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

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應劭曰不醒不醉曰酣洽也高祖

擊筑韋昭曰筑古樂有弦擊之不鼓○正義曰音竹應劭云狀似瑟而大頭安弦以竹擊之故名曰筑顏師古云今筑形似瑟而小細項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

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今兒

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

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竟鬼

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

沛為朕湯沐邑風俗通義曰漢書註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沛

位後以為常耳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

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高祖欲

置丁巳平木高祖本紀二十四參來官裁

史者但曰濞置酒召故人樂飲極歡足矣看他發沛中兒教歌至酒酣擊筑歌呼起舞履轉泣下縷縷不絕俯仰具至直到空縣出獻已去復留諸母故人道舊又佳對父老說豐恨事又佳古今文字淋漓盡興言笑有精少可及此

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如淳曰高祖復獻牛酒留止張張晏曰張惟帳○正義音張亮反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怠耳吾特為其以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於是拜沛侯劉濞音披為吳王漢將別擊布軍洮水南北徐廣曰洮音披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鄱陽樊噲別將兵定代斬陳豨當城索隱曰代之縣名○正義曰括地志云當城在朔州定襄縣界土地十一州記十一月高祖自布軍至長安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王索隱曰世家作幽王名擇

負芻陳涉魏安釐王索隱曰史闕名昭齊潛王隱

曰名地宣王趙悼襄王索隱曰名偃孝成王皆絕

無後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

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豨趙利所劫掠者皆赦之

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與陰

謀上使辟陽侯迎綰正義曰審食其也括地志云辟陽故城在冀州信都縣西

三十五里綰稱病辟陽侯歸具言綰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燕王綰赦燕吏民與反者

立皇子建為燕王高祖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

治於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持三尺劍取天下

按高祖嫚罵數語豪傑意氣可想

王整曰漢書元已而二字則問水遠

倪思曰呂氏以一婦人問國事時蕭相國無恙既問及相國死後又問其次何其慮深也王世貞曰於乎狀圖書籍薦賢者平陽耶約三章法者平陽耶發關中老弱未備請軍及為民請死者平陽耶此皆無一焉而奈何與鄒侯並也然漢之所以為漢者一鄒侯足矣平陽以守為創母拮据世人以新其名故功均於鄒侯而收其逸高帝則已懸燭計指之矣是故寧以平陽之後付贖之陵木強之勃而不欲令新進者

持力筆而撰切其計也唐順之曰四日不發喪則人人危矣增盧璘曰呂后之族韓彭也其意豈在安劉哉觀其匿高帝喪與審食其謀欲盡族諸將弱意自帝因以帝旨雖以鄒商危言而止亦豈能釋然於心幸天祚漢早殛之耳不然未必不為唐武氏也唐武氏易唐為周蓋祖於呂雉云

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盧縮與數千騎居塞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皇甫謐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二年十一月生至漢十二年年六十四日不發喪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今北面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酈將軍漢書曰酈將軍將軍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叛諸侯外反亾可翹足而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盧縮聞高祖崩遂亾入匈奴丙寅葬徐廣曰五日月已巳立太子正義曰丙寅葬後四日至已巳即立太子為帝有本脫已字者安引漢書云已巳至太上皇廟正義曰三輔黃圖云太上皇廟在長安故城中酒池之北高帝廟北高帝廟亦在故城羣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為高皇帝太子襲

漢書云已巳至太上皇廟正義曰三輔黃圖云太上皇廟在長安故城中酒池之北高帝廟北高帝廟亦在故城羣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為高皇帝太子襲

號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

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為

高祖原廟。徐廣曰：光武紀云：上幸豐祠，高祖於原廟。駟案謂原者，再也。先既已立廟，今又

再立，故謂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為吹樂。

後有缺，輒補之。高帝八男，長庶齊，悼惠王肥。次孝

惠，呂后子。次戚夫人子趙隱王如意。次代王恆，已

立為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呂太后時徙為

趙共王。次淮陽王友，呂太后時徙為趙幽王。次淮

南厲王長。次燕王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之敝，小人以野。鄭玄曰：忠，質厚也。野，節也。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

如事鬼神。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僂。徐廣曰：作薄。

駟案：史記音隱曰：僂音西，志反。鄭玄曰：文，尊卑之差也。薄，苟習文法無惻誠也。○索隱曰：鄭音先代反。鄒本作薄，音扶，各反。本一作僂，而徐廣云：一作薄，是本互不同也。然此語本出禮表記，作其民之

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也。裴又引音隱云：僂音先，志者，蔽僂聲相近，故以蔽為僂耳。故救

僂莫若以忠。鄭玄曰：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

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

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紓矣。朝以

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葬長陵。皇甫謐曰：長陵，山東西廣百二十步，高十

三丈，在渭水北，去長安城三十五里。○正義曰：括地志云：長陵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

索隱述贊曰：高祖初起，始自徒中，言從泗上，即號沛公，嘯命豪傑，奮發材雄，形雲鬱揚，素靈告

豐，龍變星聚，蛇分徑空，項氏主命，負約奔功，王我，巴蜀實憤，丁東三秦，既北，五兵遂東，汜水即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康海曰：此紀逐年叙由亭長而公而王而帝而終，作四大節，錯綜變化，不可捉摸。

按白虎通云：三王之有失，故立

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敬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繼周尚無制，與夏同，三者如順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

王維慎曰：此論只言沛公能變秦苛法，得天之紓，故有天下此本論也。

位咸陽築宮威加四海還歌大風

增朱熹曰、浙間學者推尊史記謂夏紀贊用行夏之時事、商紀贊用乘殷之輅事、至高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黃屋左纛、譏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誠恐是如此、但若使高祖真能行夏時、乘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

史記評林卷之八終

田中篤實 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九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呂后本紀第九

索隱曰、呂太后本以女主臨朝、自孝惠崩後、立少帝、而始稱制、正合附惠紀而論之、不然、或別為呂后本紀、豈得全沒孝惠而獨稱呂后本紀、合依班氏分為二紀焉

呂太后者

徐廣曰、呂后父呂公、漢元年為臨泗侯、四年卒、高后元年追諡曰呂宣王、高

祖微時妃也

駟按漢書音義曰、諱雉、生孝惠帝、按漢書音義曰、諱盈、女魯元太后及高祖為漢王、得定陶戚

鄭樵曰、遷遺惠而紀呂、無亦獎盜乎、董份曰、言微時復言妃者、古妃字妻之通稱、王維楨曰、首及孝惠、魯元、敘事中提撥

漢書音義

女魯元太后及高祖為漢王、得定陶戚

姬、如淳曰、姬音怡、眾妾之總稱也、漢官曰、姬妾數百、蘇林曰、清河國有妃里、而題門作姬、瓚曰、漢

秩祿令及茂陵書、姬、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七子八子之上、○索隱曰、如淳音怡、非也、

茂陵書云、姬、是內官、是矣、然官號及婦人通稱、姬者、姬、周之姓、所以左傳稱伯姬、叔姬、以言天子之

宗女、貴於他姓、故遂以姬為婦人美號、故詩曰、雖有姬姜、不棄、顛悴、是也、愛幸生趙隱

楊維禎曰高帝有疑于盈而以如意為類已此太子之欲易也言既出如

劉知幾曰欲云定天下誅大臣皆呂后力而先以剛毅標目此所謂說事之端也

獲全無幾也

按此文與帝終所敘異按太史公先摠此一段在前以後叙呂氏廢置諸王纔明白不費力按太史公用非劉氏三字已合呂氏不得為王意

按漢紀云先是太后囚戚夫人夫人歌曰子為王兮母為虜終日常春兮與死為伍去數千里誰可使告汝呂后聞之曰欲倚弱子耶召趙王欲誅之

王如意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常欲廢

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之

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

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為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

矣索隱曰幾音其紀反又音祈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索隱曰謂張良

叔孫通等令太子甲謂安車以迎四皓也太子得毋廢呂后為人剛毅

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呂后兄二人

皆為將長兄周呂侯徐廣曰名澤高祖八年卒諡令武侯追諡曰悼

武封其子呂台為酈侯徐廣曰酈一作郟索隱曰鄭鄒台並音怡蘇林音

胎子產為交侯徐廣曰台弟也次兄呂釋之為建成侯徐廣

曰惠帝二年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長樂宮太

子襲號為帝是時高祖八子長男肥孝惠兄也異

母索隱曰母曰曹姬肥為齊王餘皆孝惠弟戚姬子如意

為趙王薄夫人子恒為代王諸姬子子恢為梁王

子友為淮陽王子長為淮南王子建為燕王高祖

弟交為楚王子濞為吳王非劉氏功臣番君吳

芮子臣為長沙王呂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

廼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趙王如淳曰列女傳云周宣姜后脫簪珥

待罪永巷後改為掖庭索隱曰永巷別宮名有長巷故名之也韋昭云以為在掖門內故謂之掖

也使者三反趙相建平侯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

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

并誅之臣不敢遷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呂后大

呂后本紀

司馬光曰為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安有守高祖之業為天下之主不忍母之殘酷遂棄國家而不恤縱酒色以傷生若孝惠者可謂篤于小仁而未知大誼者也

怒迺使人召趙相趙相徵至長安迺使人復召趙

王王來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

上與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

得間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

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醪飲之應劭曰醪鳥食

中飲之徐廣曰犁猶比也諸趙王已

歿於是迺徙淮陽王友為趙王夏詔賜酈侯父追

諡為令武侯索隱曰音齡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

輝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迺召孝

惠帝觀人彘孝惠見問迺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

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

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飲為淫樂不

聽政故有病也二年楚元王齊悼惠王皆來朝十

月孝惠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孝惠以為齊王兄置

上坐如家人之禮太后怒迺酌兩卮醪置前令齊

王起為壽齊王起孝惠亦起取卮欲俱為壽太后

迺恐自起泛孝惠卮索隱曰泛音捧泛也齊王恠之因不敢

飲詳醉去問知其醜齊王恐自以為不得脫長安

憂齊內史士說王曰徐廣曰士太后獨有孝惠與

魯元公主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

表列侯所食曰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諸侯王女

曰公主蘇林曰公五等尊爵也春秋聽臣子以稱

按師古云泛覆也或曰傾去也

王維楨曰惠帝欲
生趙王不獲意乃
保齊王仁哉
按師古云內史
王官士其名也

茅坤曰此奇計與
長公主所獻上林
之地同

徐禎卿曰書留侯
子惜留侯也而年
少不足怪特丞相
竟從之是可怪耳
茅坤曰子房為呂
后畫計招四皓以
安太子而其子為
呂后畫計將諸呂
居南北軍以危劉
可恨

按陳平周勃不
以此時極諫而
顧阿諛曲從延
致釀成其禍他
日雖有安劉之
功僅足以贖今
之罪耳故曰人
臣之義當以王
陵為正

音徒濫反按主是謂里克妻即優施之語事見國
語子孟者且也言且啗我物我教汝婦事夫之道比
即婦人稱主之意耳比音必二反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廼食

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太后必

喜王必無憂於是齊王廼上城陽之郡尊公主為

王太后如淳曰張敖子偃為魯王故公主得為太后呂后喜許之廼置

酒齊邸正義曰漢法諸侯各起邸第於京師樂飲罷歸齊王三年方

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成就索隱曰漢宮闕疏四年築

東面五年築北面漢舊儀城方六十三里經緯各十二里三輔舊事云城形似北斗也諸侯

來會十月朝賀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皇甫謐曰

帝以秦始皇三十七年崩時年二十三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

張辟彊為侍中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

太后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正義曰

反言哭解憤有所思也又音戶賣反解節解也又紀買反謂解說也丞相曰何解辟

彊曰帝毋壯子正義曰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

台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

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

相廼如辟彊計太后說其哭廼哀呂氏權由此起

廼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駟按漢書云葬安陵皇

表百二十步居地六十畝皇甫謐曰去長陵十里去長安北三十五里太子即位為

帝謁高廟元年號令一出太后太后稱制議欲立

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

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

王維楨曰陳平絳侯不以此時折逆萌禍乃欲俟劉危而後全之何也

凌約言曰欲侯諸呂則有先封而以廼字轉之欲王諸呂則有先立而以風字轉之皆太史公揣摩呂后本意欲假公義濟私也

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等對曰高帝

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

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噫

血盟索隱曰噫鄒氏音使接反又音丁牒反諸君不在邪今高

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

面目見高帝地下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

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

無以應之十一月太后欲廢王陵乃拜為帝太傅

應劭曰古官傅者覆也贊曰大戴禮云傅其德義奪之相權王陵遂病免

歸廼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

左丞相索隱曰韋昭云辟陽信都之縣名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

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

而決事廼追尊酈侯父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

漸四月太后欲侯諸呂廼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

令無擇為博城侯徐廣曰姓馮○正義曰括地志云兗州博城本漢博城縣城

魯元公主薨賜諡為魯元太后子偃為魯王魯王

父宣平侯張敖也封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索隱

曰虛音墟琅邪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朱虛故城在青州臨朐縣東六十里十三州志云丹朱遊

故虛故云朱虛也虛猶丘也朱猶丹也以呂祿女妻之齊丞相壽為

平定侯徐廣曰姓齊少府延為梧侯徐廣曰姓陽成也延以軍匠起作宮

築城也乃封呂種為沛侯徐廣曰釋之之子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沛縣

也古城呂平為扶柳侯徐廣曰呂后姊子也母字長姁○正義曰括地志云扶柳

故城在冀州信都縣西三十里澤中多柳故曰扶柳張買為南宮侯徐廣曰其父越

人為高祖騎將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彊為淮

陽王韋昭曰今陳留郡子不疑為常山王正義曰括地志云常山故城在

恒州真定縣南八里本漢東垣邑也子山為襄成侯索隱曰按下文

弘農漢書襄成侯唯云名弘蓋昭云河內有軹縣音紙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軹城在懷州終原縣東南十三里七國時魏邑子

武為壺關侯太后風大臣大臣請立酈侯呂台為

呂王正義曰初呂台為呂王後呂產王梁更名梁曰呂太后許之建成康

侯釋之卒嗣子有罪廢立其弟呂祿為胡陵侯徐廣曰釋之少子○正義曰胡陵縣名屬山陽章帝改曰胡陸續康侯後二年常山

王薨以其弟襄成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十一月

呂王台薨諡為肅王太子嘉代立為王三年無事

漢書云秋四年封呂頹為臨光侯呂他為俞侯索隱

曰他音他俞音輸○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飾城在德州平原縣西南三十里本漢飾縣呂他邑也

呂更始為贅其侯徐廣曰表云呂后弟子淮陽承相呂勝為贅其侯○索隱曰按

表贅其侯在臨淮呂忿為呂成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三十里

呂尚先及諸侯丞相五人徐廣曰中邑侯朱通山都侯王恬開松茲侯徐

厲勝侯呂更始醴陵侯越宣平侯女為孝惠皇后時無子詳為

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正義曰劉伯莊云諸美人元幸呂氏懷身而入宮生子

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為帝帝

壯或聞其母死非真皇后子迺出言曰后安能殺

吾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即為變太后聞而患之恐

者矣

凌約言曰王陵爭非劉氏而王宮中已有非劉氏而帝者矣

按無事亦書

按婦人無爵今有爵

按分王諸呂一段與叙高帝時諸王一段相關

其為亂。廼幽之永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曰。凡有天下。治為萬民命者。徐廣曰。一命字。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歡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歡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廼失惑。憖亂不能繼嗣。奉宗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羣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為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頓首奉詔。帝廢位。太后幽殺之。五月丙辰。立常山王義為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以軹侯朝為常山王。置太尉官。絳侯勃為太尉。五年八月。淮陽王薨。以弟壺關侯武為淮陽王。六年十月。太后曰。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以肅王台弟呂產為呂王。夏。赦天下。封齊悼惠王子興居為東牟侯。索隱曰。韋昭云。東萊縣。七年正月。太后召趙王友。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妬。怒去。讒之於太后。誣以罪過。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今劉氏危。迫脅王侯。今彊授我妃。我妃既妬。今誣我以惡。讒女亂國。今上曾不寤。我無忠臣。今何故弃國。自決中櫜。今蒼天舉直。徐廣曰。舉一作與。于嗟不可悔兮。寧蚤自財。為王而餓。歿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

按師古云。即元年所立山為襄城侯者。更名曰義也。

按百官表云。太尉秦官。掌武事。

茅坤曰。此歌可以擬屈宋。

按師古云。舉直。言已之理直。冀天臨鑒之。

按財。載通。魏其傳。輒令財取為用。義同。

託天報仇。丁丑，趙王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家次已丑，日食。晝晦。太后惡之，心不樂，乃謂左右曰：「此為我也。」二月，徙梁王恢為趙王，呂王產徙為梁王，梁王不之國，為帝太傅。立皇子平昌侯太為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太后女弟呂頊音須、索隱曰：韋昭云：樊噲妻，封臨光侯。有女為營陵侯劉澤妻，澤為大將軍。太后王諸呂，恐即崩後，劉將軍為害，迺以劉澤為琅邪王，以慰其心。梁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為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王乃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六月，即自

茅坤曰：文帝不敢徙趙，便有畏呂后而自遠之識。

黃震曰：按呂后殺其子孫而王母家，使母家無少長皆斬，而身亦死于崇禍，史遷備著之，可為萬世女后戒。

殺太后聞之，以為王用婦人，弃宗廟禮，廢其嗣，宣平侯張敖卒，以子偃為魯王，敖賜諡為魯元王。秋，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傅產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呂祿徐廣曰：呂后兄子也。前封胡陵侯，蓋號曰上侯，位次第一。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功臣武信侯表有第一、第二之次也。請立為趙王。太后許之，追尊祿父康侯為趙昭王。九月，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無後。國除。八年十月，立呂肅王子東平侯呂通為燕王。封通弟呂莊為東平侯。二月中，呂后被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正義曰：掖，芳弗反，又音廢。應前酖飲趙王也。徐廣曰：據音戟。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高后遂病，掖傷。

高后為外孫魯元王偃年少蚤失父母孤弱迺封

張敖前姬兩子侈為新都侯壽為樂昌侯徐廣曰今細陽

之池以輔魯元王偃及封中大謁者張釋為建陵

侯徐廣曰一云張釋卿駟按如淳曰百官表謁者掌賓贊受事灌嬰為中謁者後常以奄人為之

諸官加中者呂榮為祝茲侯徐廣曰呂昆弟子諸中宦者

令丞皆為關內侯食邑五百戶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

其身有加異者與關內之邑食其租稅也風俗通義曰秦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故稱關內侯

七月中高后病甚迺令趙王呂祿為上將軍軍北

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誡產祿曰高帝已定天

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

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

衛宮慎毋送喪毋為人所制辛巳高后崩遺詔賜

諸侯王各千金蔡邕曰皇子封為王者其實古諸侯也加號稱王故謂之諸侯王王

子封為侯者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

下以呂王產為相國以呂祿女為帝后高后已葬

皇甫謐曰合葬長陵皇覽曰高帝呂后山各一所也以左丞相審食其為帝

太傅朱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

齊哀王弟居長安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為亂

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

陰知其謀恐見誅迺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

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為應齊

王欲發兵其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

按呂后遺詔修賜所以為身後恩澤

相召平迺反舉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

詐奪琅邪王兵并將之而西語在齊王語中齊王

迺遣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

王王齊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為齊王

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

比殺三趙王索隱曰比音如字比猶類也趙隱王

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為四忠臣進諫上惑亂

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

臣諸侯而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

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寡人幸兵入誅不

當為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迺遷賴陰侯灌嬰

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迺謀曰諸呂權兵關中欲

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

迺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

氏變其誅之齊王聞之迺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

產欲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

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

索隱曰猶鄒音以獸反與音預又作豫崔浩云猶

猿類也印鼻長尾性多疑又說文云猶獸名多疑

故比之也按狐性亦多疑渡水而聽水聲故云狐

疑也今解者又引老子與猶于冬涉川猶于若畏

四隣故以為猶與且按狐聽水而此云猶于冬涉

直德秀曰高祖為義帝發喪告諸侯曰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齊王遺諸侯書不曰誅諸呂而曰入誅不當為王者其意頗同猶有古辭命氣象

歸有光曰寫入心事情收拾殆盡

註老子以下疑有誤

尤瑛曰此見呂氏盤固

茅坤曰千金一縷之謀揚維禎曰或問鄼寄為曹友予曰漢之賣友則有其人如鄼侯戶牖是也雲夢之偽鍾室之給媒致淮陰以寬歿二子曹友君子忍之寄之賣祿非出于素心而出于平勃之劫其父也則非二子之比已安得謂之曹友耶

按呂氏先免食其恐其內與大臣合謀也

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迺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索隱曰吳楚齊淮南琅邪代常山王朝淮陽王武濟川王太是九王也呂氏立三王索隱曰梁王產趙王祿趙王通也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迺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

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為將而弃軍呂氏今無處矣索隱曰顏師古以為言見誅滅無處所也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左丞相食其免八月庚申日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迺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迺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

尚符節徐廣曰姓紀○張晏曰紀信子也尚主也

今符節令○索隱曰張晏云紀信子又晉灼云信被焚死不見有後按功臣表襄平侯紀通父成以將軍定三秦死事于侯則通非信子張說

誤謬迺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

客劉揭駟按漢書百官表曰典客先說呂祿曰帝

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

禍且起呂祿以為酈兄不欺已徐廣曰音況字也名寄遂解

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

軍中曰為呂氏右禮為劉氏左禮軍中皆左禮為

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

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呂產謀告

丞相平丞相迺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虛

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

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迺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

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

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徐廣曰訟一作公

公也○索隱曰韋昭以訟為公徐廣亦云然蓋迺

遷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

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產廷中日舖時遂擊

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鬪逐產殺

之郎中府吏廁中如淳曰百官表郎中令掌宮殿

祿勳也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

虛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

朱豈曰戰國策王孫賈入市中曰淖齒殺閔王欲與我誅者祖右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周勃誅呂氏用左祖之策本此

王應麟曰儀禮鄉射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祖左是以大射及士喪禮皆

祖左惟有受刑者祖右以此考之太尉勃誅呂氏之計已定為呂氏者有罪故以右祖令之軍中太尉之令嚴矣非以規人心之從違也

余有丁曰按予卒千餘人本以誅產而曰衛帝是未敢訟言誅之也

按師古云節信因謁者所持之節用為信也章與謁者同車故為門者所信得入長樂宮

邵經邦曰武后悉誅唐宗室而呂氏不殺朱虛侯者以齊為之殿也然呂氏徒以女親入而不知所親非以女也兵強呂而不志所強非以兵也是故軍可奪章之志不可奪兵可恃而嬰之謀不可恃呂氏至是亦無策矣

柯維祺曰少帝非張后子或是後宮所出亦不可知史謂大臣陰謀意少帝畢竟呂氏黨不容不誅耳

按此議立齊王其朱虛侯令齊發兵本謀耶文帝之不加恩亦以此

按二陰字相應

董份曰袁盎言帝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所云六乘者蓋文帝料漢事已定止用六乘急赴不多備耳張晏說非是文帝紀命張武等六人乘傳恐即此云

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頹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復為左丞相戊辰徙濟川王王梁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兵亦罷滎陽而歸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為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

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悼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為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母家駟鈞駟鈞惡人也即立齊王則復為呂氏欲立淮南王以為少母家又惡廼曰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孝聞於天下便廼相與其陰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辭謝再反然後乘六乘傳張晏曰備漢朝有變欲後九月晦日巳酉文穎曰馳還也或曰傳車六乘後九月晦日巳酉文穎曰月也時律曆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也以至長月為歲首至九月則歲終後九月則閏月安舍代邸大臣皆往謁奉天子璽上代王其尊立

為天子代王數讓羣臣固請然後聽東牟侯興居

曰誅呂氏吾無功請得除宮廼與太僕汝陰侯滕

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麾

左右執戟者培兵罷去徐廣曰培音什有數人不肯去兵

宦者令張澤諭告亦去兵滕公廼召乘輿車載少

帝出蔡邕曰律曰敢盜乘輿服御物天子至尊不

敢溲瀆言之故託於乘輿也乘猶載也輿猶

車也天子以天下為家不以京師宮室為常處則

當乘車輿以行天下故羣臣託乘輿以言之也故

或謂之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

少府廼奉天子法駕迎代王於邸蔡邕曰天子有

上乘金根車駕六馬有五時副車報曰宮謹除代

王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

子在也足下何為者而入代王廼謂太尉太尉往

諭謁者十人皆培兵而去代王遂入而聽政夜有

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代王立

為天子二十二年崩諡為孝文皇帝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

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

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

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索隱述贊曰高祖猶微呂氏作妃及正軒掖潛用福威志懷安忍惟狹猜疑置鳩齊悼殘疑戚姬孝惠崩殯其哭不悲諸呂用事天下示私大臣菹醢支孽芟夷禍盈斯驗蒼狗為菑

史記評林卷之九終 田中篤實同校 義次

按師古云安之言往何所也

凌約言曰一篇關鍵在王諸目誅

諸呂上著力以漢室與替所關也太史公乃見其大者

王維楨曰呂氏紀凡三大段一高后稱制一大臣誅呂一大臣謀立

趙恒曰刑措則罪人是希務農則衣食滋殖所謂天下晏如也而政乃不出房戶幾乎女中堯舜也紀與贊互見功罪不相掩

